

市場說環保處處是道場



黃翠玉訪談紀錄

經典語錄

人生的阻礙就像一顆橫擋腳前的石頭，不要硬闖，繞過就安全沒事了。

訪談：林雪花

記錄：林雪花、吳淑女、吳淑鐘、陳怡君、曹美常、簡文娜、柳俞君、蘇育慧、楊家好

日期・地點：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八日、三月三十日、六月二日大里共修處；八月一日電訪。



【簡歷】黃翠玉一九五四年出生在嘉義朴子的窮困家庭，初中休學隨父母在桃園夜市擺攤。一九八〇年與邱昇權結婚，婚後定居臺中大里。一九九〇年夫妻到臺中新民商工聽證嚴上人演講，初識做環保並與慈濟結緣。一九九六年受證慈濟委員，一九九八年在內新市場擺攤賣麵，並成立夜間環保點，接引許多會員和志工。二〇一九年二月收攤退休，但仍持續環保工作。

黃翠玉透過熱食溫暖顧客的心，也牽起眾人與慈濟的善緣。（攝影／邱昇權）

一九五四（民國四十三）年十二月十六日，我在嘉義朴子的一個窮困家庭出生，家中有阿嬤、爸爸、媽媽，再加上我們六個兄弟姊妹；我排行老三，上有一位哥哥、一位姊姊，下有一個弟弟、兩個妹妹，弟妹都叫我「二姊」。

我們是很窮很窮的人家，爸爸用手工做麵條和麵線，當老闆來收麵粉錢時，爸爸會交代我：「等一下阿伯來收錢，妳要跟他說阿爸不在家。」因為家裡窮到沒錢付帳，又有那麼多張嘴要吃飯，賣的麵條、麵線還是不夠付麵粉錢，遇到收帳時爸爸只好暫時先躲起來，等到有錢再付給老闆。

小時候家裡常常沒東西吃，我都會不解地問媽媽：「我們家已經那麼窮了，為什麼還要生那麼多孩子？」媽媽總是回應我：「六個孩子哪算多，古早的人，妳阿嬤那一代都生十幾個呢！」我又說：「媽媽，不過我們跟別人家不一樣啊！家裡這麼窮。」媽媽會一臉輕鬆地跟我說：「你們這些孩子很快就長大了，沒關係啦！」

初中中輟 賺錢補家用

讀小學二年級的那年冬天，寒流來襲，很多漁塭的虱目魚都凍斃翻白肚，凍死魚很便宜，媽媽就買回家煮鹹瓜脯紅燒魚給全家人配飯。晚上吃飯時，媽媽一定交代我：「阿玉，妳爸爸還沒有吃，妳淋鹹湯配瓜仔、青菜就好，爸爸賺錢很辛苦，魚留給爸爸吃。」所以我從小吃慣飯拌鹹湯。

我們吃的是番薯籤飯不是用新鮮的番薯，而是用一半曬乾黑灰灰的番薯籤加一半白米下鍋煮。如果打開飯鍋看到番薯籤，我就滿臉不高興，嘟著嘴唸：「又是番薯籤飯，不好吃……」爸爸就說：「有得吃就很好了，還嫌東嫌西。」阿嬤會戳我，說我是歪喙雞仔肖想吃好米（臺語，指人有不符合自己身分或能力的欲望）。媽媽聽我這樣講，會趕緊把飯和番薯籤攪拌均勻，不讓我只盛白米飯吃，實在是因為我吃怕了番薯籤。

一九六九年我讀完初二，家裡就沒錢繼續供我繳學費，只好休學。爸爸

帶我們一家北上桃園討生活，白天我就到桃園的信東藥廠（今為信東生技股份有限公司）做工。廠方說我未滿十五歲是童工，叫我到注射液玻璃瓶的部門，負責用抹布擦玻璃，月薪是五百五十元。

注射液的玻璃瓶很薄很容易打破，滿地都是細碎玻璃，組長叫我先用掃帚掃掉，再用抹布把地板擦乾淨，下班回家我的十個手指頭都破皮流血。媽媽捨不得地說：「不要再去做了。」但是我很愛賺錢，有錢賺的感覺真好。

當時姊姊在利臺紡織廠上班，供吃又供住，廠房很大、生意好，布料都外銷日本，姊姊叫我去。我一進去是上長日班，月薪一千二百元，每天從上午七點做到下午三點，中午不休息，十點半時工廠會提供兩個麵包讓我們充飢。隔年，我還是想繼續讀書就去補習。

求神卜卦 借錢頂攤

即使姊姊和我在利臺上班，家裡還是窮，爸媽窮怕了，常去廟裡拜拜、

抽籤卜卦。有一天廟裡的宮主跟媽媽說：「歐桑（日語「奧さん」的臺語諧音，是對別人妻子的敬稱），大廟後面的夜市有一個攤位要頂讓。你們頂起來做，那個攤位若好好做，還不錯啦！」媽媽請宮主跟原攤主打聽價錢，對方開價一萬二千元的權利金。對我們家而言，一萬二千元是很大、很恐怖的數字，全家即使省吃儉用，也不知道要賺多久才能存到這筆錢？身無存款的爸媽傷透腦筋。

爸有一個好朋友叫邱欽鐘，他比我爸小一歲，跟我親叔叔是結拜兄弟，是我們住在嘉義時的鄰居。爸爸小時候身體不好、脾氣壞、牙齒差，邱叔叔會先咬掉硬硬的甘蔗皮再給爸爸吃，兩個人從小就是很要好的玩伴。一九五六年邱叔叔一家從嘉義搬到臺中做網版印刷。

爸爸想到邱叔叔，就打電話向他開口：「我想頂一個麵攤，需要一萬兩千元，不知道你方便借……」爸爸話還沒說完，邱叔叔就一口答應，很快就寄來一萬二千元的支票。爸爸打開支票，歡喜地跟我說：「阿玉仔，你叔叔

借我一萬二千元，我們可以做生意了。」因此從一九六九年開始，爸媽就在桃園大廟（即景福宮）夜市擺攤賣麵做小生意。

爸爸身體不好，媽媽很善良，但是動作慢，講話也慢條斯里。我總覺得他們太軟弱了，我是家裡最厲害、最堅強的人，所以一九七一年初我辭掉工作，開始幫忙麵攤做生意。因為還是很想繼續讀書，可是家裡沒錢，年中我就以同等學歷考上中壢高商，選擇就讀夜間部，這樣白天可以幫忙爸媽備食材，下午三點到夜市擺攤，五點回家換衣服再趕火車去上學。

小時候家境不好，從小養成努力勇敢、堅強打拚的個性，當有賺錢的機會時，我就認真賺、拚命做，希望能改善家庭經濟。全家人一有空都去攤位幫忙，大哥讀成功大學放假，大姊下班回來都要幫忙洗碗。我是兄弟姊妹中最會做事又做最多的，補貨、整理東西等都要靠我。

爸媽很會燉當歸補藥湯，我們不是到中藥房買配好的十全大補包，而是爸爸專程搭火車到臺北市迪化街選新鮮的藥材，再請他們送來。每天晚上

收攤算錢後，就準備隔天燉補湯用的中藥。爸爸撿藥材時會一一唸著當歸幾片，要不然會太苦，川芎幾片就好，黃耆、熟地……我跟在爸爸身邊學了十幾年的麵攤歲月中，雖然他沒有刻意傳承，但精明伶俐的我已經學到了真功夫。

借錢還錢 姻緣天注定

每當邱叔叔北上出差，都會來桃園找爸爸，兩人從晚上聊到天亮，幾乎沒有睡覺。我跟邱家的孩子不熟，只知道他爸媽跟我爸媽是老鄰居，也知道我們家跟邱叔叔借了一萬二千元做生意。漸漸地，我家在夜市的麵攤生意越做越賺錢。好幾次爸爸要還邱叔叔錢，他都說不急。

一九七九年邱叔叔和嬸嬸北上出差，來我家聊天。邱叔叔就說：「現在孩子長大該成家了，我們來結為親家，好不好？」嬸嬸接著開口：「你們家的阿玉嫁給我們昇權好嗎？」媽媽說：「如果你們不嫌棄，好啊！」一旁的

爸爸沒吭聲，我知道爸爸是捨不得我。

依雙方家長的意見，雖然在那年訂了婚，但是我還不想那麼早嫁掉，可是邱家很快就送來嫁娶日課表讓我們家「覆日」。我一直沒有答應要嫁，媽媽說：「你大姊廿四歲就結婚，你已經廿五歲了，要嫁啦！」隔年，邱家又陸續送來三次日課表，我還是不答應。媽媽耐著性子勸我：「阿玉，女孩子一定要嫁人，妳若不嫁我會很煩惱……」其實，我不想那麼早結婚是因為爸爸正在賺大錢，我一直想幫家裡脫困，讓爸媽有很好的晚年生活。

後來，有一次邱叔叔帶兒子昇權來家裡，媽媽說：「我這個女兒兇巴巴的。」昇權說：「兇巴巴，很好啊！」我想到爸爸跟邱叔叔借錢頂攤，他們不但沒有急著要錢，還送來四次嫁娶的日課表，加上媽媽的催促和擔心，我只好答應了，在一九八一年元月和邱昇權結婚。

婚後回門，妹妹說：「二姊，妳結婚那天，爸爸一個人躲在樓上哭，哭了三天，都不吃飯。大家要吃喜餅，爸爸嘔氣說不必啦，他嫁女兒不讓人知

道，還說氣話兩塊餅就好。邱家堅持送了十二塊餅，喜餅也不分左鄰右舍和親朋好友，放到發霉丟掉。」我知道爸爸捨不得把跟前跟後的我嫁掉，因為我是他的左肩右臂、得力助手。

我一直惦記著一萬二千元的事，就跟媽媽說：「媽媽，我們跟昇權他們家借的錢要還呢。」媽媽輕輕點頭。幾天後，爸媽特地從桃園帶來一大鍋我最愛吃的滷味來到婆家，拿出本金加利息的五萬元當面還給公婆，公公笑說不用還，但熬不過爸媽決意還錢，一旁的婆婆才代為收下了。

嫁到臺中，我不適應婆家生活，一直想家，大約每個月都坐火車回娘家一次。又發現先生脾氣不好、沒有耐心，不高興時，還會對我大小聲，所以我更想回家，於是婚後半年就回娘家幫忙做生意，隔年年底我生下老大。我常常跟媽媽抱怨：「昇權怪怪的，思想都跟我不一樣，不知道是他怪？還是我怪？」媽媽總說：「不會啦！人家不抽菸、不喝酒、不吃檳榔，還會幫忙帶小孩，無處找了。」媽媽勸我，彼此來自不同家庭背景，看法當然不一，要

我多忍耐一下，家才會圓滿，我聽媽的話忍了下來。

聆聽演講 開始做環保

一九八四年貸款在大里鄉（今為大里區）買房後，我和先生便搬離婆家，舉家定居在大里。一九九〇年八月二十三日，昇權帶我回他的母校新民商工聽一場「吳尊賢社會公益講座」，是我們兩人第一次一起聽演講。那場演講人山人海，一樓、二樓都坐滿聽眾，我們坐在二樓。我看到一位出家法師上臺講一些佛法，因為未曾接觸佛法，沒有仔細聽，也聽不懂；但是，當講到「環保」兩字時，就聽得一清二楚了。

法師說：「垃圾滿天飛，都是咱人製造出來的，這對環境的影響很大……」講完後掌聲不斷，法師呼籲大家：「要用鼓掌的雙手去做垃圾分類……」他強調地球垃圾很多，環保很重要，若有看到還能用的，撿回來再利用。我非常感動，想到撿回那些看起來不值錢的東西，不需要本錢，只要



有心去撿，就可以做善事，為什麼不做呢？所以隔天我和昇權就開始撿回收。我家透天厝前面有個小庭院種很多花，為了做環保把花移除，利用前庭空地放回收物。

當時我怕被認為是在「撿垃圾」，所以晚上戴著全罩式安全帽與口罩，去大里鄉東興村永興路二六〇號路口的垃圾集中點，翻撿法師說的紙類、飲料罐、寶特瓶等回收物。從整堆待丟棄的垃圾中，有報紙或信件，上面如有地址、名字，我就照著上面的住址，一家一家去按門鈴說：

黃翠玉住家前面原來有個小庭院種花，一九九〇年之後為了做環保，她把花移除，改放回收物。（攝影／邱昇權）

「我是家住附近的鄰居，您家如有要丟掉的紙類，可以拿來我家回收做善事。」

昇權在自家的印刷廠上班很忙碌，我檢回收物拿回家裡放，等他下班後再一起分類。那時候什麼事情都靠自己，我們晚上分類，疊放在中華得利卡九人座打平座椅的車上，疊得滿滿的。隔天昇權上班前先載去回收場賣，將所得拿到臺中民權路慈濟的會所，以「善心人士」名義捐出。

月刊因緣 從會員到培訓

一九九〇年九月讀小學的兒子長高了，我去崇光國小旁的雙大商店，買兒子的卡其制服，看到桌上放著一本書，我問老闆娘：「那本是什麼書？可以借我看嗎？」她說：「好啊！那是《慈濟月刊》，每月一本，妳可以繳慈濟功德款做善事喔！你若要繳，我可以找人去妳家收。」我回老闆娘：「等我先看過月刊再說。」



其實，我曾在臺灣日報，看到證嚴法師引述佛經（《佛遺教經》）：

「知足之人，雖臥地上，猶為安樂；不知足之人，雖處天堂，亦不稱意。」這句話，我牢記在心。幾天後，看完月刊的感人內容，我回店裡跟老闆娘

說：「我要交功德款。」不過，我不是很有錢，因為買房子要交貸款，還有一個氣喘兒，另一個小孩讀幼稚園，一個月只能捐二百元。

過幾天老闆娘請大里的委員蔡素蓮來我家收錢，她說話很大聲又活潑，告訴我很多有關花蓮師父和精舍的點滴，讓我想

鄰居響應黃翠玉所說「做環保是做好事」，晚上有空就一起分類回收物，雨天也不停歇。（攝影／邱昇權）

起小時候媽媽帶我在嘉義朴子家附近的高明寺當志工的事。我很喜歡和素蓮說話，她為了收兩百元的善款，來和我聊天，常聊一個小時。我家和她家只隔兩條巷子，繳款後的第三個月，我甘願省錢做善事，主動把功德款提高每月四百元。

素蓮看我發心付出，除了帶我參加慈濟活動，也教我如何募功德款。年底，我第一個月就募到了一萬零八百元，她驚訝地說：「妳真會募心募愛啊！」又過兩、三個月後，她就鼓勵我說：「可以領本子做我的幕後了！」開始是領黃色本子，接著是咖啡本，再來我就參加培訓。

一九九一年我去跟會員收功德款時，跟他們說：「你們若有空瓶子、罐子、報紙或不要的紙箱，留下來給我。」有一個會員住在大里內新市場附近的西榮路上，都喝罐裝啤酒，喝完就丟到袋子裡，一個月後我去收回來，整理空罐子時，發現裡面都長蛆了。拿起啤酒罐我跟會員說：「你看都長蟲了，喝完啤酒麻煩先用水洗罐子，再丟到袋子裡。」果然下個月我再去收，

會員把罐子都清理乾淨了。

漸漸地，很多人認同了，就對我說：「我有幾個要好朋友，我帶妳去他家講環保回收。」我一口答應就印一些有關環保常識的資料，再帶茶點辦茶會，講環保故事給大家聽。

打消退意 做環保更堅定

為了讓我和昇權進一步認識慈濟，素蓮常帶我們去參與活動，像是到分會打掃，到東海大學、逢甲大學帶動慈青，師父行腳前後點收借用的物品等，我們就這樣進來了解慈濟，用心學習行住坐臥、端碗拿筷吃飯等行儀。

培訓上到第六堂課時，我有點不想受證，心裡覺得慈濟好像都是有錢人在做的，這個要花錢，那個也要花錢，而且都是花自己的錢，所以當我上到

1. 幕後委員，慈濟委員勸募會員後，會員認同慈濟理念，協助委員招收會員，稱幕後。

第七堂課時，就去素蓮家跟她說：「我不要培訓受證了，因為我覺得做慈濟要花自己錢，那都是有錢人在做的。」

蔡素蓮聽完生氣地罵我：「妳在說什麼？妳浪費了多少資源，這裡有多少人陪你上課？」她又說：「慈濟不是有錢人在做的，是要有心才能做啦……」我立正站好乖乖聽她罵。我很感恩素蓮，她罵醒了我。我看到「慈濟」在她心中的分量，真心佩服她對慈濟的盡忠、對上人的盡孝。

回家想想蔡素蓮說的話很有道理，我拉昇權一起做環保，還是顧慮家庭經濟和心理無法馬上調適，起了退轉心，一九九一年開始培訓，前後反反覆覆經過五年，終於圓滿培訓，在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五日受證委員，真的很感恩素蓮當初的當頭棒喝。

受證委員後，我承擔南中縣區（太平、大里、烏日、霧峰）的環保幹事，我做環保的理念，第一就是身體力行去檢回收，當時沒上班，帶小孩上幼兒園後，有很多空閒時間，我和幾位太太週一至週五上午八點至十點，去



西榮路中友羽球館（目前蓋透天住家）打羽毛球，持續四、五年之久。羽球場地由打球太太合租兩小時，打完羽球，球友們搶著洗澡、換衣服回家；我是拿著羽毛球拍，去大垃圾桶裡翻撿飲料罐、寶特瓶等，每次打完球，我都拖一大袋的回收物回家。

球伴好意提醒我：「翠玉，那些東西很髒，而且大家都吐痰在桶裡呢！」我說：「我回家洗一洗，就乾淨了。」我單純做回收，沒有不潔、骯髒的顧慮。起初是自己撿，早上去運動、打羽球和晚上還

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，黃翠玉（前左一）等人在曾燈章師兄家舉行社區環保志工第一次會議，草創之時結合了大里、仁化、霧峰等社區志工共同響應。（攝影／邱昇權）



一九九八年三月八日晚上七點半，黃翠玉前往鄧和男師兄家參加中區慈誠隊會議，邀請眾人共同為落實社區環保來努力。（攝影／邱昇權）

在清潔隊八點半到定點前先去撿。左鄰右舍看我撿回收，堆放在家裡庭院，也會互相告知送到我家，我甚至挨家挨戶去按鈴，請鄰居把回收物直接拿到我家庭院來。

因此，我家大門從早上六點到晚上十二點，都是開放的。有鄰居就問：

「妳出門，大門怎麼都不用關呢？」我說：「大家都是好厝邊，開門讓大家放回收。」有一年初二回娘家關了門，初五回來時大門打不開，原來大家從圍牆丟回收到庭院裡，把大門堵住了。

回收物琳瑯滿目，裡面夾雜著垃圾、餿水、紙尿褲……真的很髒、很臭，曾經一度讓家人起反感，但我愛做環保，髒、臭難不倒我，只有自己先過濾做分類，挑出無法回收的垃圾丟棄，才能堅持做下去。

媽媽提醒 虔誠開素麵攤

受證後我全心全力做慈濟，到花蓮慈院當醫院志工，一去花蓮就是七天，在家十一及十四歲的孩子都是先生在帶。嫁入婆家短短幾年，從少女、少婦到孩子的媽，還有與婆媳、妯娌和夫妻相處，彼此心境都要適應，我都很期待去醫院當志工，看到生老病死，就覺得自己要知足、很幸福。

做慈濟後，更懂得縮小自己，若昇權不高興發脾氣，我都不會回應。因為曾經有人請示上人夫妻相處之道，上人說：「在家要守本分，家人才會讓你做慈濟。」婚前我在外獨當一面是個霸道、強勢、驕傲的女孩；婚後生孩子、帶孩子，和先生說話動輒得咎，我覺得備受委屈，有時躲進廁所對著鏡

子哭，從鏡裡我就會想到上人說的話：「妳要守本分，才能做慈濟事。」彼此來自不同家庭背景，看法當然不一。新婚不適應婆家生活，我一直想家，受氣時更想回家，向媽媽哭訴，還好媽媽勸我要多忍一下，家才會圓滿。

因為我愛做慈濟，即便夫妻意見不合，很想據理以爭，後來就忍下來做罷了。想想如果不是當年他帶我去聽演講、讓我做慈濟，我哪能接觸上人呢？我個性獨立堅強，曾有兩次離家念頭，至今婚姻維持得住，都要感恩一生中改變我最大的媽媽和上人，這兩位我生命中的貴人。

一九九八年孩子讀國中、高中，我就近在中興大學男生宿舍的地下室餐廳工作。有一天，一位用餐的先生看我親切招呼客人態度很好，就塞一張字條給我，跟我說：「我是臺中地方法院餐廳的老闆，請妳來我餐廳工作，禮拜六、日休息。」連薪水多少、電話都寫給我。

受證後我期許自己一年安排三次去花蓮當醫院志工，當時只有花蓮慈濟醫院，有志工可以做。所以當三月去應徵臺中地院餐廳當助手，我跟老闆說



自己一年會需要請假三次，一次一個禮拜因為我是慈濟人要去醫院當志工，老闆欣然答應。結果四月我向老闆請假時，老闆很不高興地說：「不可以請假！不然就辭職。」

原來老闆換人，老闆的弟弟當家，不准假，否則要辭職。我還是選擇辭職去花蓮當醫院志工，第七天要回臺中，我就跪在大殿向佛菩薩說：「菩薩，我這次為了回來當志工被老闆辭工作了，怎麼辦？」慈眉善目的佛菩薩只是靜靜地看著我。

當完志工回臺中，一踏進家門，還沒

白天，黃翠玉（中）請許燕雪（左）、何金葉（右）一起張羅麵攤生意；晚上，三人則是同行環保菩薩道的好姊妹。（攝影／邱昇權）

換衣服，接到媽媽從桃園打來的電話：「阿玉，妳最近怎麼樣？」我說：「我剛從花蓮慈院當志工回來，當然好！不過，我工作辭了當志工，現在沒工作。」

媽媽說：「阿玉，妳哪會這麼憨？妳跟著爸媽做十多年的油湯，很會煮啊！自己去開一間攤位。」媽媽這句話點醒了我的迷茫與無助，開始認真在大里找攤位，經過二十多天，我在住家附近的內新市場裡租到攤位，很多人都說日子逢五又逢十三多不吉利，但上人說時時是好時、好日、好風景，擇日不如撞日，我的麵攤店就在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三日開張。

過去十幾年來承租那個攤位的人，賣過炸雞、豬肉、青菜、豆花、碗糕……都做不到半年就歇了。聽到我要做素食，攤位房東好心說：「翠玉，不要做素食啦！咱內新市場沒人愛吃素，沒生意的啦！」我跟房東講：「讓我試賣看看，不賣怎知好壞？」

我調製素麵、素湯、素羹、素滷味來試試客人的口味，並向佛菩薩許願

虔誠賣素食和大家結好緣。可能是因為發過好願，在菜市場我手煮素食麵，嘴巴說上人的法，讓顧客吃到很有法味香，他們打結的心，就有法可轉了。

幫顧客解疑難 對症傳法

開始經營時天氣漸熱，市場大多數是買菜的婆婆媽媽，早齋來吃麵，都坐到攤位後的桌椅，漸漸地從閒聊間知道我在做慈濟，喜歡和我聊天的人，就愛坐在我煮麵的前面，他們會把疑難雜症丟給我。比如說，妯娌之間不融洽，或是夫妻吵架、婆媳不和等問題，我常常把師父短短的一句靜思語送出去，他們就心開意解，心情好的婆婆媽媽，常常相招來攤位吃麵聊天。

當然，也有吃不到麵的時候，我是志工要承擔志業，需要有自己的時間，我做生意每月固定要休七天，客人來攤位看到告示，都知道我回花蓮當志工。我常這麼跟客人談談笑笑：「第一做慈濟，第二才賣麵。」客人更加喜歡找我聊天，大家越講越投機，幾乎都成了我的會員。

會員最多的時候約有六本募款簿，每本一百戶，後加五十張空白表，大約將近八、九百戶的會員。一九九九年九二一大地震後，募到更多隨喜會員，為了要繳交慈濟功德款，我去銀行申請支票本子，因為我不敢每月拿幾十萬現金在身上去分會繳，隨喜的大德不計其數，每月功德金基本上就有三十多萬元。

有一次一位楊太太來攤位前坐下，邊吃麵、邊流眼淚，我問她：「楊太太，妳今天怎麼了？這碗麵煮得那麼好吃，妳在哭什麼啦？」她還是一直流淚不說話，配著眼淚吃完那碗麵。我就輕聲細語地說：「楊太太，世間事我們做人不要比較、計較，妳心情不好要趕快回去休息喔！」看她心情很難過，我就勸她早點回家。

第二天早上七點多我剛到麵攤，楊太太已經在麵攤旁了。她看到我就急著問：「翠玉，我等妳一個多鐘頭了，昨天妳跟我說的那句話，我只想起來一句，妳說『做人不要比較』，另外一句是什麼呢？」我說：「不能比較跟不能



上圖／慈濟列車「尋根之旅」，黃翠玉每年都帶會員、志工返回心靈故鄉花蓮靜思精舍參觀。（攝影／邱昇權）

下圖／黃翠玉總是在夜深人靜時，坐在書桌前整理要給內新市場捐款人的收據。圖為二〇〇〇年六月拍攝。（攝影／邱昇權）



計較。」她聽完心情比較好了，就跟我說老公不給她生活費，叫她去檢回收，還說：「我跟先生幾十年了，小孩都長大成家，看別人老公多好，自己的老公竟然這麼無情。」我勸她，「老公無心說說，不要放在心上。」因為一句靜思語，我們成為好朋友，她每年為全家捐兩千元功德款，當我的會員。

還有一位吃麵的客人張小姐，她曾向我吐苦水：「我老媽有夠搞怪，什麼事都要照她的方式做。」剛好我回去花蓮做醫院志工的時候，上人在志工早會的開示講了類似的事情，我有抄在筆記本上，回來就現學現賣。我說：「師父說過，我們要改變父母、改變老人家，對他們實在很殘忍！」她聽完這句話呆住了。原來媽媽和女兒、女婿住，老人家七、八十歲已有既定的生活習慣，我說：「張小姐，母親難得肯跟你們住，順她就好啊！」

第二天張小姐再來吃麵，她告訴我：「我回去想了想，覺得妳說的那句話很有道理。」我說：「是呀，父母都已經七、八十年的習慣，為什麼要改變他，而不順從他們呢？『孝』就是『順』啊！妳只有孝沒有順，真可惜呢！」因此我們成為好朋友。

反光背心 如火金姑帶路

我在內新市場賣素食麵是賣早、午餐，從早上七點半到下午二點半，白

天菜市場人潮強強滾，各忙各的生意。我忙完麵攤常常想還可以在哪裡做環保？怎麼載回收物？怎麼度人？同時讓下班後的人做回收分類。

一九九九年三月我邀麵攤對面開小百貨的林麗娟，她利用春假帶著女兒參加慈濟列車²，回來後感動不已，徵得先生鄭有桐和家人的同意，把屋旁的停車場空出來，當環保回收點，讓攤商收攤後可以自行回收和分類。市場人來人往，有人看到這個固定的回收點，也會問麗娟可否拿來回收，漸漸地大家主動拿來放。她甚至將車庫作為夜間環保點，不但度了許多人，同時也帶動市場人人做環保。互動久了，有人看志工認真做回收，認同的就主動加入會員，慢慢培養成志工，再鼓勵參加培訓、受證，深入了解慈濟志業。

內新市場的環保回收逐漸量大、人也多，所以每週二、五下午五點半

2.「慈濟列車」一詞源於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七日，當時為慶祝慈濟護專開學典禮及慈院開業三周年，與會貴賓、委員、會員一萬餘人；為紓解人潮，慈濟特向臺灣鐵路局提出專案申請，加開火車班次，由於整列火車僅搭乘慈濟人，因此又被稱之「慈濟列車」。資料來源：慈濟年譜資料庫。

後，我們邀約大家一起做環保。有些白天坐辦公室的上班族，忙於生意的老闆，下班後路過也來加入分類，所以就成立「夜間環保點」，讓更多人來參與。一開始我自掏腰包，煮點心給大家吃。漸漸年紀大了白天做麵攤生意，傍晚又得煮晚餐，覺得很疲累，就邀約師兄、師姊輪流來分擔，如徐根進、楊思涵、楊雅倫、楊春蕊、林麗娟、楊信雲和我，我們自掏腰包輪流煮，提供給夜間做環保的人吃點心，每個人都很歡喜能煮點心與大家結好緣。

環保志工都是有緣人，有人來麵攤吃麵，說家裡有回收物，能不能拿來放，我都鼓勵她，如果不嫌費力，可以買菜順便提來。吃麵的當下跟客人互動，他們都認同資源回收再利用，心甘情願拿來。做環保是最容易認識慈濟的方便法門，參與培訓的人，都會來做環保回收。大愛臺《草根菩提》節目中，很多人看了都會分享給親朋好友，一個邀一個來做環保，環保志工就是這樣帶出來的。

現任的和氣組長駱品君（原名：駱雪梅）就住在內新市場裡，她的婆婆



上圖／林麗娟師姊提供
內新市場自家車庫作為
環保點，民眾放置回
收物後，志工再分類整
理。（攝影／邱昇權）

下圖／二〇〇四年三
月，大里內新市場「夜
間資源回收環保志工
隊」成立，隊員穿上反
光背心合影。（攝影／
邱昇權）



劉玉，很早就在大里路三十七巷做環保，婆婆又茹素。有一天，品君來攤位吃麵，我鼓勵她在內新市場做環保。一開始接引他們全家成為慈濟會員，漸漸地引導她募心募愛收善款。

開始做夜間環保分類，為了安全起見，請志工不要穿深色衣服，盡量

穿淺色的衣服，讓別人看得到。為確保大家路上安全，我提議買反光背心，一件一百九十九元由自己出錢，大家都同意買來穿著做環保。有一天晚上環保志工黃群方說：「師姊，有空帶大家去看螢火蟲。」那天晚上剛好在回收場，從車上搬回收物下來，電燈照亮大家的反光背心，就像發光的螢火蟲。我靈機一動說：「不用去了！你看我們這裡就有很多閃閃發光的螢火蟲。」我們看了都哈哈一笑。

三多吉自助餐 轉葷為蔬食坊

做環保時我曾想買塑膠袋裝回收物，但是這樣做又違背做環保的初心。

在大里路和益民路口，有一家生意非常好的三多吉自助餐，因為平價，顧客大擺長龍。我想到可以去跟他們要米袋裝回收物，我進去就坦白對老闆娘說：「老闆娘，我做環保想拿店裡用過的米袋裝回收物，好嗎？」老闆娘指著牆角說好，因此我常到店裡拿米袋使用。

有一天，我又去拿米袋，四十多歲的老闆徐根進，在廚房剛好在倒蕃茄醬，做美味下飯的蕃茄炒蛋。我說：「老闆，我在做資源回收，你這些用過的玻璃罐、塑膠桶、沙拉油桶以及紙板，都拿到我家回收，好嗎？」果真當天晚上他載來我家，從此跟徐根進有了更多的互動。

另外，我和徐根進認識兩年多後，遇到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一日臺灣發生九二一大地震，徐根進也跟著我入災區救災，他捐了一百多萬個便當給中區災民、救災的警消、軍方弟兄和工作人員吃。當時我就跟他開口說：「師兄，現在慈濟要做很多事情，災區要蓋組合屋，我們都來發好願捐慈濟榮譽董事；雖然我現在沒有錢，希望我們乞丐發大願，好嗎？」

徐根進一口就答應我，「好」他先為母親捐榮董，緊接著，很快就培訓受證，一家五個人都成為榮董。事後我才聽說，他身上還有一千多萬的貸款。令人更感動的是，他進來慈濟之前是做葷食的自助餐，但是接觸慈濟後就茹素了。在九二一世紀災難之下，徐根進先供應了兩天葷食便當，搬大體

的阿兵哥看到被震災壓得血肉模糊的身軀，都反應吃不下葷食便當，他就改提供素食便當，漸漸地因緣成熟。二〇一一年三月一日三多吉自助餐重新開幕，轉葷賣素成為「三多吉蔬食坊」。

深信上人 不畏風雨流言

二〇〇一年慈誠委員的培訓課程邀我去講課，現場的社區大學老師林義澤師兄說：「翠玉，你知道嗎？臺下有四個博士聽妳講課，還有一個郭（德進）法官，妳說的環保做回收，郭法官非常讚歎感動……」

我聽了嚇一跳，說：「哎呀！我不知道有哪裡說錯？我不是叫大家一定要做環保。但是，我講一些平常就在做，很生動、生活化容易做到的事情。」上人說的法很生活化、很活潑，做環保、吃飯、遊玩……有做就會應用，所以沒有什麼高深學問。

自一九九九年至二〇二〇年，配合我們夜間環保點的回收廠商林坤燦老

闖，也是慈濟的會員，我們做到幾點他就開到幾點，有一年的除夕前一天做到十一點多，他還是等我們，然後忙到凌晨。二〇一五年有一回和林老闖聊天時，得知原本向他收功德款的師兄已經很久沒來收了，經過了解，是師兄家裡有些狀況，無暇收款，所以我就幫忙收。

我和昇權到林老闖家時，他和太太就問：「現在的慈濟，電視報成這樣，你們還要繼續收功德款嗎？」我說：「我很早就進慈濟，四十幾歲開始做環保，一九九六年受證的時候，固定去花蓮醫院做志工，曾經聽到師父說：『普天之下苦難的眾生這麼多，我們要做的工作很多……』確實慈濟要做的事非常多，無論外界怎麼說，我們的心還是堅定不動，我們都相信上人絕對不會去做不對的事。上人所做的事，一定都是利益眾生的事。」聽完後，他們就如過往每月捐五百元善款。

度人從環保 市場是道場

我常常說感恩，我帶出的慈誠、委員對我都很有尊重、很貼心，一年四個，兩年八個……陸陸續續一直蹦出來，一個內新市場帶出數十個慈誠委員，環保志工多得數不清。

其中還有一個原本是江湖人林連宏也變成慈濟人，他以前愛喝酒賭博，天天都醉醺醺，在家大小聲怒罵妻小，已受證的太太張秀米常跟我抱怨，喝完酒三更半夜沒辦法爬樓梯回家，倒臥在樓梯口，連鄰居都嫌棄；甚至喝到爛醉，酒店都叫太太去載回。

林連宏對家庭雖然沒有責任感，偏偏遇到我就像麻糬般，讓他改掉過去的壞習氣，將原本用拿牌支與酒瓶的雙手，改做環保做得用心又賣力。以前匪類個性改掉九成以上，現在戒賭戒酒在山上工作。山上種的菜、水果都拿來送我，並常來電說：「雞母³妳好，我叫太太拿菜給你們吃。」對我輕聲

細語恭敬有禮。

一個自大的男人肯改變，尤其改掉壞脾氣，做環保能屈能伸，放下身段，正如他自己說的：「說我做環保回收，不如說是上人回收了我……」我覺得與其說我會度人，不如說人人都度我。

我帶志工都循一定的步驟，第一先加入會員、繳功德款，這是我的資深蔡素蓮的要求，點滴付出才是慈濟大家庭的一份子。第二就是做環保，我認為一個肯彎腰做回收的人，才能體會身體力行、有人相挺的重要。以上兩點若沒有問題，第三才繼續參加培訓成為慈誠、委員。

簡錫堅和陳秀雲也是受證的夫妻檔，錫堅曾表示想做醫院志工，我告訴他一定要從「環保」做起，所以即使他一條腿裝義肢行動不便，仍堅持做環

3. 意即母雞帶小雞，慈濟人常說的「資深」、「資淺」，是從「母親帶小雞」的意旨演變而來，其深層意涵就是「人帶人」的藝術。資料來源：李委煌，〈婆婆牽媽媽，母雞帶小雞〉，《慈濟月刊》四七四期（二〇〇六年五月），頁四一。<https://reurl.cc/O9gypO>。

保，太太日夜陪伴、夫妻同進同出，兩人結伴做環保非常精進。陳秀雲剛來做環保時說話都大小聲，後來承擔和氣組長改變最多。

為了保護初發心的慈濟志工，不能隨心所欲，要不然一碰到挫折就容易起退轉心。我以母雞帶小雞的心，按規矩、一個步驟一個步驟來，希望他們一步一步踏穩菩薩道。像內新市場賣菜的鄭開明，喜愛杯中物。他每天一早得去臺中市建國市場批發蔬菜，常常從建國市場一路醉回內新市場。有一天又喝得爛醉，太太氣呼呼地拿起粗鐵棍在菜攤說要打死他，我衝到他的攤位，把棍子給搶了下來，鏗鏘地丟在一旁。

鄭太太哭喊著：「我要做生意，還要養四個小孩，很辛苦呢！你卻醉到不知死活……」醉醺醺的鄭開明，還知道跑進我的麵攤裡，大聲指著我說：「妳是我的資深師姊……」我說：「如果你承認我是慈濟師姊，就不要讓我漏氣，喝得那麼醉，口水沿路一直滴，能看嗎？」我數落著他。

要改掉飲酒爛醉的惡習得給他時間，我不斷找機會讓他做環保回收、

助念，慢慢地只要戒酒不顛倒就好。包容陪伴他多年，好不容易總算走進慈濟培訓慈誠。嗜酒如命的他，年輕時在中興路的臺灣日報上班，寫得一手好字，現在每週二、五都會乖乖和邱猶竹、邱昇權去載回收。

擴大帶動環保 從市場跨社區

我開始帶動社區會眾做環保，不只自己做，也要他們感動想動手做。我就近去大里中興路、國光路兩旁附近的大小公園的涼亭聚會辦活動，祈求老天爺別下雨。民眾聚集時，我先讓大家安靜下來，再用上人的靜思語「甘願做歡喜受」，以淺顯方式講環保故事。接著，教唱慈濟歌曲和手語，還帶動唱跳〈我們都是一家人〉、〈阿爸牽水牛〉、〈哈囉歌〉，當時我才四十多歲，說說、唱唱、跳跳、比手語都難不倒我。

辦茶會前，我先找開自助餐店的徐根進師兄提供餐食，炒飯、麵、米粉和青菜色香味俱全，吃完了，徐師兄馬上又回店裡拿，邊吃邊教大家如何



二〇〇四年八月二十四日，艾利颱風過後開學在即，黃翠玉（右一）等志工協助光榮國中清掃校園周邊。
（攝影／邱昇權）

煮出好吃又健康的素食料理。我的號召力很強，每次都有六、七十人參加，大家同心齊力來招生。

漸漸地回收資源集中點約有六、七個，從我家、黃昏市場、大里路陳內兒科對面停車場、大里路三十七巷內，還有仁愛醫院對面巷子的水果行、西榮路大樓。有人騎腳踏車送來，也有用摩托車或用自家車載來集中點，可說是一步一步辛苦地做出來。

我愛做環保，愛吃也愛玩，除了帶環保志工做環保，也帶他們煮素食，舉辦一年兩次的一日遊。我清楚告訴他們，環保回收賣的錢，全部捐給大愛

臺，出去玩要自己出錢。出門前做很多功課和筆記，在遊覽車上，我分享當醫院志工的所見所聞，再結合上人早會的開示說給大家聽，回程就請他們講心得。我用心度人，期待他們能進一步了解慈濟四大八法印，步步踏實做。

還沒有進慈濟，到處都是阻礙，阻礙就像一顆擋在前面的石頭，我覺得不要硬闖從旁邊繞過就安全沒事了。我很感恩上人，讓我在未進慈濟前，只知到處和人比較、嫌家裡窮的「貧中之貧」人，走入慈濟後，家裡雖然小，但因為懂得付出與布施，我可以成為「貧中之富」人；做了慈濟知道做得不夠多，是「富中之貧」人，走過環保三十年，退休後的我更能全心全力做慈濟，就是「富中之富」的人。

二〇一九年二月四日除夕，我們結束麵攤營業正式退休。先生邱昇權仍和環保志工開著環保車忙著載回收，我仍繼續我最愛的環保定點回收分類、募心募愛；從上人呼籲開始做環保，走過艱辛的路程，見證慈濟環保三十年來的演變，期待人人隨手做環保、處處都是回收點。